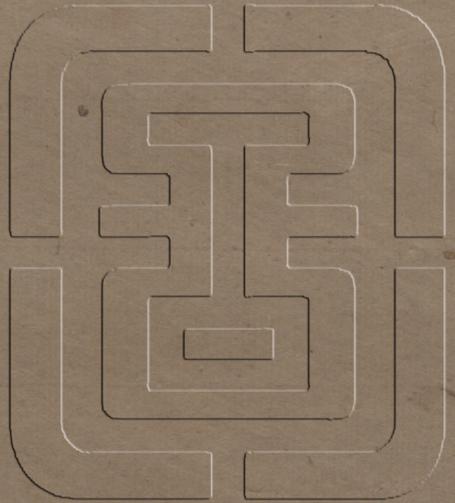




205



小畜集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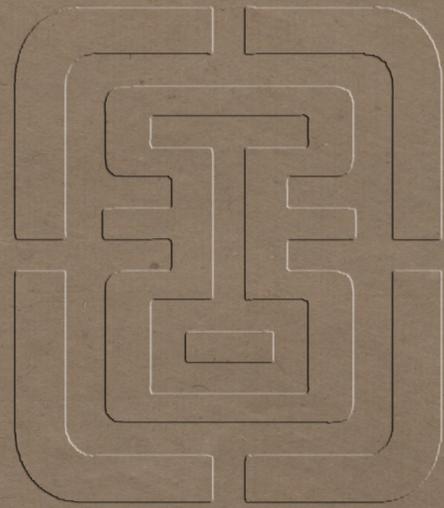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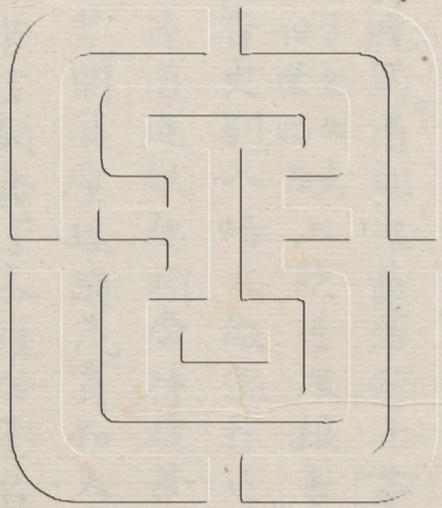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一

茶園十二韻 揚州作

勤黃修歲貢晚駕過郊原蔽蒂餘十本菁蔥共一園牙
新撐老葉新牙之上去
年旧葉尚在上軟迸深根舌小侔黃雀毛獐
摘綠猿出蒸香更別入焙火微温採近桐華節生無殼
兩痕緘滕防遠道進獻起頭番待破華胥夢先經閭闔
閔汲泉鳴玉甃開宴壓瑤躡茂育知天意甄收荷主恩
沃心同直諫苦言類嘉言未復金臺召年々奉至尊

送董諫議之任湘潭

依：行色滿帆檣又借仁風惠遠方暫去長沙非賈誼
猶虛詩相待張蒼檻前波浪瀟湘澗雨後汀州橘柚香
翰苑放臣知最幸願聽民訟繼甘棠

送江州膳部歸闕兼寄承旨侍郎

九江為郡鬢成霜淮海相進共黯傷
放逐翰林同李白
蹉跎卽署似馮唐
才名各負詩千首
離別無辭酒一觴
歸見鰲頭如借問
為言棖也城剛勝

孫與承旨
侍卽同年

立春前一日雪

一色滿淮海
莎堦曉欲平
氣寒知臘在
勢猛共春爭
飄

經鉏堂校錄

泊殘梅妬龍鐘老檜擎
隨風無定態
人竹有繁叢
倚檻吟忘倦
援毫畫不成
南鄉消瘴癘
東作助農耕
片颺鵝毛遠
光翻蝶翅輕
任貧添酒債
慵掃慰詩情
群玉峯
奕秀華胥世界清
老卽無政術
沉酒無江城

送嚴判官儒歸滁洲

水陽謫宦鬢成華
唯有膏徒最可誇
文翰東堂進士第
風流南國相公家
移官我未歸
丹禁迴棹君今指
白沙滌上淹翔雖已久
寺樓山色對琅邪

將巡堤堰先寄高郵蔣知軍

二十年前在濮陽寘筵留我共飛觴當時進士衣如雪
今日卽官鬢有霜吏役可堪巡堰堞軍城猶喜接封疆
能來界首相期否堤上依三柳漸黃

送閣門秦舍人

郡印我未解輕軒君不留相逢那几自此別又經秋山
雪晴猶在河漸暖不收內庭連上閣早晚共優游

病起思歸二首

年來多病轉思山終日呻吟薄藉間秋夜養生休著論
陶潛死難只因閑陶潛云人生實難死人移郡印三年調未報君

經鉏堂校錄

恩雨鬢斑安得便歸里田去松篁泉石掩柴閨

四十為郎非不偶况曾提筆直瀛洲明時過主誰甘退

白髮侵人自合休夢得蹉跎因出郡夢得賤謫為薛能

詩什耻監州薛州許昌詩云是戲儒春來病起思歸甚未敢飛章

達冕旒

寒食

寒食江都郡青旂賣楚醪棗臺藏綠柳籬落露紅桃妓
女穿輕屐笙歌泛小舸使君慵不出愁坐讀離騷

訓太常晁丞見寄

當年布素定交情恨不同為出谷鶯猶作三丞君最屈
偏尋兩制我知榮湮沉莫厭青衫在彼此俱嗟白髮生
重入玉堂非所望汝陽田好欲歸耕

晁詩
再入翰苑

張屯田弄璋王日略不會客戲題短什期以滿月

開筵

布素相知二十年喜君新詠弄璋篇洗兒已過三朝會
屈客應須滿月筵桂子定為前進士蘭芽兼是小屯田
至時擔酒移厨去請辦笙歌与管弦

寄秀才馮十八礼丞同年

經鉅堂校錄

君從婺女与嘉吳我自滁陽到廣陵同被雪霜侵兩鬢
獨嗟官職是三丞郡立新養華亭宦鄉信時逢建業僧
願作入朝西道主只看黃霸詔書徵

送丁謂之再奉使閩中

綉衣直指東南夷入奉風謠受聖知持節又從三殿出
演綸還較一年遲朝中謬拜推賢表江畔空吟惜別詩
郡印喧卑文會少為君搔首落花時

予在西掖
堂本謂之

牡丹十六韵

艷三百花慙花中合面南賦詩情莫倦中酒病先甘国

色渾無對天香亦不堪
 遮頂施錦障戴好上瑤簪
 苞拆深擎露枝拖翠出
 藍半傾白粉蝶微亞摘
 宜男鄰妓臨粧妬
 胡蜂得意貪忽行
 晴吹動濃睡
 曉烟含話別年經
 一相逢月又三遣
 吾尋白髮為尔換
 新衫池館邀賓看
 衙庭放吏忝仙娥
 喧道院魔女逼禪院
 道院禪庵皆有亂
 折窠難析分題韵
 更撰歌羅殊未厭
 雲落痛曾諧穀雨
 供湯沐黃雨助笑
 談顏生見如此未免也
 醺酣飲酒

朱紅牡丹

渥丹容貌著霓裾
 何事僧軒祇一株
 應是吳宮歌舞罷

經鉅堂校錄

西施因醉誤施朱

芍藥花開憶牡丹絕句

風雨無情落牡丹
 翻塔紅芍滿朱欄
 明皇幸獨揚妃死
 縱有嫵媚不喜看

海仙花詩 并序

海仙花者世謂之錦帶
 維揚人傳云初得海州
 山谷間其枝長而花密
 若錦帶然予視其花未
 開如海棠既開如木瓜
 而繁而媚娜過之或一
 朵滿頭冠不克荷惜其
 不香而無子第可鈞壓

其條移值他所因以釋草釋木驗之皆無有也
近之好事者作花譜以海棠為花中神仙子謂
此花不在海棠下且以仙為號目之錦帶俚孰
甚焉又取始得之地命曰海仙且為賦詩三章
題諸僧壁
一堆絳雪壓春叢
一長條弄晚風
借問開時何所似
似將綉被覆薰籠
春憎窈窕教無子
天為妖嬈不與香
盡日含毫難與比
花中應是衛莊姜

何年移植在僧家
一簇柔條綴彩霞
錦帶為名卑且俗
為君呼作海仙花

后土廟瓊花詩二首并序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且其樹大而
花繁不知實何木也俗謂之掠花云因賦詩以
狀其態

誰移琪樹下仙鄉
二月輕冰八月霜
若使壽陽公主在
自當羞見落梅粧
春冰薄：壓枝柯分与清香是月娥
忽似暑天深澗底

老松擎雪白娑娑

櫻桃漸熟牡丹已凋恨不同時輒題二韵

紅芳落盡正無寥吟遶空枝首重搔最恨東君少才思
不留檀口待櫻桃

芍藥詩

并序

芍藥之義見毛詩鄭風百花之中其名最古謝
公直中書省書云紅芍當堦翻自後詞臣引為
故事白少傅為主客郎中知制誥有草詩畢詠
芍藥詞彩甚為該備然自天后以來牡丹始盛

經鉏堂校錄

而芍藥之艷衰矣考其寔牡丹初魏木芍藥蓋
本同而未異也予以端拱己丑歲由左司諫為
制誥舍人後因事黜奔淳化甲午年又以禮部
員外郎牽復旧職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則謝
公白傅之任皆蹂躪矣自出滌上移廣陵追念
綸闈于今九載而編集之內未嘗有芍藥詩言
于詞臣不得無過揚州僧舍植數千本牡丹落
時繁艷可愛因賦詩三章書于僧壁

牡丹落盡正凄凉紅芍開時醉一場羽客諧傳尸解術

仙家重藝近魂香，蜂尋檀口論前事。露濕紅英試曉粧，
曾忝掖垣真。旧物多情應認紫微郎。

東君留着占殘春，得、遲開亦有因。曾与掖垣留故事，
又來淮海伴詞臣。日燒紅蠟排千朵，風遞清香滿四隣。
更愛綠頭吳金縷，異時相對掌絲綸。
滿院勻開似赤城，帝鄉齊点上元燈。感傷綸閣多情客，
珍重維揚好事僧。酌處酒盃深蘸田，折來花朵細含新。
老郎為郡辜朝寄，除却吟詩百不能。

莫春

經鉅堂校錄

索寞紅芳入一年，老郎空解惜春殘。終聞鶯轉誇楊柳，
已被蟬聲哭牡丹。杜志休磨三尺劍，白頭誰藉兩梁冠。
酒樽何必勞人勸，且折餘花更盡歡。

謝高郵知軍將殿丞見寄

青雲豈望更翱翔，覽照唯添鬢雪光。為郡自知無政術，
歸田猶擬拜封章。且眠錦帳趣蘭省，終掩雲閣臥草堂。
三入承明已過分，有何諱筆敢長揚。

予向知制誥
入翰林

又和寄惠藤篋絕句

重藤編篋自番禺，錦袋羅囊尽不如。乞与揚州野詩暮

行春誰怕雨隨車

藤篴耐雨

先帝登遐聖君嗣位追惟思碩涕泣成章

鼎湖聳斷去難攀九五飛龍已御乾兩制旧臣生白髮
一番新貴上青天君為郎史承錄經假作諸侯泣几筵
踈賤無由換宸冊夢中空負筆如椽

登壽寧寺閣

乘興登虛閣披禁一望間聖朝新日月

時帝初即位

几国旧

江山桂隔晴虹斷簷暄夕鳥還歸衙不辭脫冷思白雲
間

經鉏堂校錄

池上作

未遂滄洲去池邊弄綠波醉浮舡底冗吟遠履痕多靜
照新華髮沉思旧釣萊晚涼得幽趣魚戲荷

和国子柳博士喜贈見贈

霖霖為害正憂農昨日陰雲散碧空潑刺退灘漁失水
啁啾高樹鳥如風洗開霽月蟬娟色放出秋花菡萏紅
勞寄新詩曲相賀由来灾異繫三公

公退言懷

吏胥圍遶簿書堆病眼昏素駿垂已竟文章無用處

不歸田里待何時
兩衙決事官差我
五日延英詔問誰
賴有古人踪跡在
只因遠宦是吾師

公餘對竹

冠褐飄飄下退公
引吟曲坐一簾
買添幽景渾无價
洗却繁陰別有風
曾任雪欺終古綠
也漫飛映暫時紅
此君合是吾廬物
會種婵娟伴釣翁

官舍偶題

俸錢隨月尽
公務逐時生
白髮多悲感
皇華倦送迎
奉身无寔事
因我為虛名
會向滄浪上
秋風自濯纓

經鉏堂校錄

贈呂通秘丞 楚州監倉

聞君公事苦
喧卑紅粟堆
邊獨斂眉
已入朝行反掌
庾未如畿尉
且吟詩君前任
瑤頭笑傲同
張祐市裡優游
比路隨
唯有才名藏
不碍山陽留
滯肯多時

贈虛已

谿邊幽寺好
烟霞別後春
風几度花
夢憶一岩紅
薜荔心輕
三事紫袈裟
禪机悟了身
无着詩句高
未髮有華
不遇蘇州韋
應物畫公篇
什向誰誇

贈省欽

師善八分太宗名子
殿上書教行賜紫

舊隱何年別翠微，瀑泉聲外鍊禪扉。
御前曾寫八分字，天上特宣三事衣。
燈照夜庵霜後冷，鼎煮秋茵雨中肥。
終歸五老峯邊去，杯度長江錫杖飛。

贈玉殿院同年

幾年淮海嘆驅馳，美拜初聞入奏時。
乍作臺官勞馬揖，合為巡夜近龍墀。
多送此地升三字，莫向朝端說四推。
縱遇省橋休拘項，即官班列甚宣卑。

時即中八十餘員，外數百員，臺官稍少。

留別揚州池亭

竹遶亭臺柳拂池，徘徊終戀即西斜。
陽更上漁舟坐

經鉏堂校錄

明日紅塵逐馬蹄

池邊菊

綠池遠迤几千栽，佳擬登高泛酒杯。
未到重陽歸闕去，金英寂寞為誰開。

揚州道中感事兼簡史館丁學士

時與丁同赴京

淮邊為舟相逢郡，又得同途赴九重。
願我尚騎天廐馬，共君遙想鼎湖龍。
賈生北望朝文帝，白傅何期哭憲宗。
攜手駟橋殘照裏，斷規空對隔江峰。

太宗皇帝挽歌 三首

卜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
祀堯遠衆傳啟合天心
陵相蕭駱韻階茅寂寞陰
何人間殿閣塵暗九絃琴

舜化無偏党竟年久耆期
世間人自歿天上事難知
終讓東封禮遂成南狩悲
金臺旧學士頭白涕漣瀾

日到虞泉落天送祀国崩
去年寧壽節今夕永熙陵
薤露悲風起松阡苦霧吟
龍髯攀不及千古恨難勝

闕下言恨上執政

謬提文苑侍先皇
謫官歸來遇国喪
仙駕只由燒為鼎
總惟猶認諫書囊
北辰別見天垂象
西内渾疑海變桑

經鉅堂校錄

昨日梓宮陪哭臨
淚多唯有老馮唐

早有虛名達九重
官途流落漸龍鐘
散為郎吏同元稹

差見都人看李邕
旧日謬吟紅芍藥
謝新朝曾獻皂囊對

猶期少報君恩了
歸卧山村作老農

誥詞黜責子孫羞
欲雪前冤事已休
浴殿失恩成一夢

鼎湖攀駕即千秋
道边任死心終直
澤畔長吟淚暗流

虞舜五臣知此事
戲儒應免更監州

送郡察院知朔州
察院自淮南轉運乞傳養
有此除并拜母為吳太君

郡丞全占五溪雲
就養辭權以孝聞
重戴旧称秦御史

高堂新授漢封君板與為別經三載壽酒先斟滿十分
我歎今生無此事賦詩相別淚零

送直館高正言轉運荆湖

象笏烏紗諫署榮運輸權重使蛮荆
地轄重湖水石清貪吏望風潛解印
官曹寂寞馮唐老多羨乘軺澤國行

送宋澥處士之長安內翰舍人弟

簪笏盈門獨紉蘭臥龍潛在八龍間
宦驚惟稱處士閑靜按仙經燒大藥
狂疾僧壁西遶山

經鉅堂校錄

老郎見作歸休計入取圭峯並掩閤

送刑部韓員外同年致仕歸華

自察院求致仕

抗表辭烏府歸山藥未秋朝簪還
袖人生事思車帝命優名光新日
即曹美尋仙物景幽綉衣移蕙帶
峯翠當門瀑布流
板疏泉濕鹿裘四推離督責三院肯
差肩許遠遊十州如得侶萬戶任封
鐘使我羞遷鶯情最洽化宦術難求
掌誥無文彩謀身

寡悔尤紫垣頻忝竊白髮合歸休應璉叨三人張衡尚
四愁亦期婚嫁畢攘袂逐浮丘

贈狀元先輩孫僅

病中何事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牀元

詩云厚化辛卯歲贈
明年再就堯

階試應被人
呼小狀元

粉壁乍思龍虎榜錦標終屬鶴鴒原青雲

隨步登花塔紅雪飄衣醉杏園還有條遺恨處不教英

俊在吾門

贈浚儀朱學士知貢奉

潘岳花陰覆杏壇門生忝謁絳紗寬西垣久望神仙侶

經鉅堂校錄

北部休誇父母官兩辰送僧莎迳滑夜棊留客竹堂寒
何時傑直來相繼三人承明吳漸闌

書懷送田上舍人自吏部郎中出典秦州

共嘆蹉跎兩鬢蒼立朝為郡是尋常重歸謝客中書省

又送山濤吏部郎三人承明身最忝七年兄弟分偏長

喜聞辭日留前席莫著多時住水鄉

寒食出城馬上偶作

欲報君親與願違今年寒食任芳菲八音過密因山後
双淚滂沱拜墓歸艷冶苑花迎馬笑輕狂榆莢撲人飛

官達時態更諳盡猶愧妨賢直紫微

病中書事上集賢錢侍郎五首

力疾奉朝謁歸來倦迎送老為儒術誤瘦愛道裝輕羅
藥幽香散移琴細韻生晨餐漸有味筍蕨倍閑情
妻兒慣蔬素僕馬任龍鍾一榻渾無物孤琴對病容風
翻簾影亂筆減研痕重幽寂誰為伴扶行賴瘦節
食貧當歲早朝退端憂典笏逢休假焚香願有秋病
飢渾厭肉疾冷未更衰夢見山村與披蓑釣亂流
郎垣領制誥十年未上坡馮唐空潦倒衛瓘是誰何猶

經鉏堂校錄

賴紫垣直聊遮白髮多歸田未有計林樹綠婆娑

日奉朝請病多仍食貧椰榆應有鬼夷俟豈無人鳳閣十年筆烏紗九陌塵集仙知己在應為指迷津

賃宅

老病形容日衰十年賃宅住京師閣棲鳳鳥容三入巢宿鶴鷄只一枝壁掛圖書多不久砌裁蘆葦亦頻移
人生榮賤須知分會買茅庵映棧籬

青猿

小僕如猿狖貧家備指呼未堪隨馬足已慣典魚頭時

洗塵侵硯間收雨滴圖歸田如有計留負酒葫蘆

寓直偶題

丙朝書命愧無才謾逐侍臣侍玉階病似相如多避事
拙於方朔少詼諧命奇只合先休退道在何妨更奏懷
白手猶期議封禪一隨臺輅見墻崇

頃年謫官解梁收得令狐補闕毛詩音義其本乃

會昌三年所寫數行殘缺後人添之其筆跡乃工

部畢侍郎所補也昨因問之乃云亡失多年矣作

四韵以還之

經鉅堂校錄

謫宦山州自訓童因求書籍有遭逢偶收毛鄭詩古義

識得歐虞旧筆跡南郡携行心不足北本自解梁迴便

入聖上幕府不取調私逐携去除揚二州西無送去手親封塵侵烟染尤堪

重年號標題歷武宗

伏日偶作

移床施簟就南軒門掩閑坊半樹蟬多病音容唯有骨
食負生計旋無錢掖垣已祗年深直朝謁終坊日宴眠
會解綸聞求郡印早收餘俸卜歸田

和吏部薛負外見寄

小齋集卷十一
張也好剛多悔吝唯憑忠信自書紳嚴陵知退遺榮利
只擬滄海把釣綸老去赴朝慵待旦病來求假動經旬
西垣興味更諳盡一片烏紗滿馬塵

贈密直張諫議与子結婚

先皇憂蜀輟樞臣獨冒兵戈出劍門萬里辭家堪下淚
四年歸國似還魂弟兄齒序元投分兒女親情又結婚
且喜相逢開口笑敢陳功業不須論

寄狀元孫學士何

久居臺閣多憂畏欲荐賢才涉北周灰死寸心甘不動

雪侵双鬢未能休封章事侵空騰謗制誥詞荒益自羞
唯愛君家棣華榜登科記上五龍頭

送譚殿院之任南陽

大底人生樂故居山川况復漢南郡別來墳墓有宿草
歸去田園多綠蕪銀印莫羞双鬢白錦衣兼照兩轡朱
西垣衰病無慘客空羨此行訝袴襦

送河陽任長官

宰君行李苦蕭疎妻子龍鍾尚跨驢醉眼且看花滿縣
愁顏莫望果盈車頭銜新換呼明府科第元高得校書

誰解吟詩送行色茂陵多病老相知

和也田揚郎中同年留別之什

科名長恐辱同年許國丹忱皎日思謬掌斯文雖未喪
欲行吾道即无杖謝公留滯蒼苔院潘岳征行落葉天

引重力輕深自媿強訓詩什益凄然予嘗奉也田未有恩旨

送臨清楊可立簿入蜀楊父為諸司使祖有贈官及第授官後以父印歸拜

祖墳焚所贈告

脫白去焚黃遙知祖德光墓墳喬木老襟袖桂枝香迴
見梅含雪婦逢橘飽霜子雲應有宅為晉草玄堂

送淳于中舍恩車養

恩車東去謝明朝擺脫簪纓似一毛望苑官清諧侍養

督郵名賤恥徒勞青宮位在他年起綵服身歸此日高

我媿无親尸厚祿与君書命淚霑袍君兼用錄事乞到仕

送正言楊學士億之任縉雲

弱冠珥朝簪才堪任翰林重違君厚遇聊奉母惟心筆

削留博史囊裝貯賜金帆張泚河闊山對括蒼深暫歇

趨朝馬重開故園禽幽蘭南澗採壽酒北堂斟務簡慵

閣間家豐不典琴綠衣方侍養紅葯即供吟我占掖垣

久自驚年髮侵坊賢兼罔極相送淚盈襟

送第三人朱巖先輩從事和州

賃舡東下歷陽湖榜版科名釋禍初賓或不憂無厘俸
郡丞唯喜有藏書錢候聚書尤多伴吟先買秋江雀醒酒時烹
晚市魚廉使多情應問我為因衰病似相如

送南陽李太傅二首

西朝黃閣預彌綸人策春坊第一勲僧塔旧題新進士
坐壇先拜上將軍馬銜金勒衝微雪雁避紅旌入斷雲
還似徐州張僕射 詩相送四方聞

紅旂飄飄奪曉霞御筵相送出京華仲尼俎豆真儒者
却教詩書局將家腰下已思如斗印門前看見築堤沙
先朝學士期牽復莫南汜入相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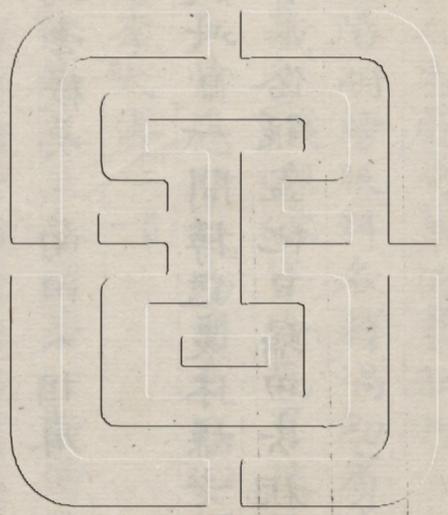
壽孫三

經年病不飲此日一開樽鑑裏休嫌老懷中已抱孫
綉裁錦段香俗銀盆他日歸田去相扶入華門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一

小畜集卷第十一

七



經鉅堂校錄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二

謝宣賜御草書急就章並未印舊集評

臣聞伏羲畫卦朴且淳蒼頡造字初有文大篆小篆入
 分體楷隸章草何紛紜因茲入法各有要遂使六藝區
 以分其中最難惟草聖玄妙功夫自先性又聞閔雅本
 王化四始洋洋風化下此與賦頌六義分乃有變風兼
 變雅仲尼刪後屈平作郢客李陵關名價古來詩道難
 得人草唱弥高和弥寡如今草聖與雅言盡在吾皇萬
 机暇元年十月近乾元崇文院靜寒霜晴直廬日午仇

書罷開曳朱衣遶砌行中使傳宣未上界忙把兔頰下
階拜寶函鈿軸光六離御札文書御製詩折腰措芴拭
双目汗流魄駭聊一窺急就章何縱橫藍田種玉苗初
成雪花洒破烟嵐黑雲滿出天漢星乍似鮫人泣下
珠無數錯花晶爇滿盤貯又似大鯨吞盡滄海波查牙
露出珊瑚樹朱知集何清竒仙風撼動琼林枝漢皇休
道白雲句穆滿虛吟黃竹詩乍似三春直上伯陽臺熙
熙物華當眼開又似十洲夜伴王母宴鸞詩鳳吟次第
來小臣再拜受一軸擣紙抄詩未足 焚香朝向天日

經鉏堂校錄

看執簡夜對星辰讀臣見高宗飛帛亦有名筆跡往
頌公卿所得不過三五字當時臣子猶為榮又見玄宗
詩什頗留意吟詠時成御製稿和止于一兩篇至今
史冊猶為貴若徵往事此明時萬分之一徒爾為未如
我四十三氏聖人作一百二章天子詩永為家寶藏書
篋豈讓西方貝多葉且教世傳子孫長向皇家作臣
妾

應制皇帝親試貴士詩

天王出震寰海清奎星燦昭文明詔會郡國貢多才

大張珠網羅群英皇情孜孜終不倦日斜猶御金盞殿
宮柳依籠三月烟炉香飛八千人硯麻衣皎光如雪
一一重瞳賞鑒別孤寒得路荷君恩聚首難言盡臣節
小臣蹤跡本塵泥登科曾賦御前題屈指方經五六載
如今已上青雲梯位列諫官無一語自問將何報明主
應制非才但淚重強作登詞舜禹

謝政事王侍郎伏送冰

火雲如山暑雨歇天地爐烘三伏月玉皇教散閭苑冰
斷開北陸花琼瑰宸城貯向瑶花合分命中官賜黃閣

經鉏堂校錄

鳳皇池上玉壺盛温樹風声頓蕭颯台恩分与西垣士
綸誥稀疎方假寐下和抱璞入真廬從此驚忙不成睡
怒蝇休向筆端飛抵鵲潭疑山下墜寒生毛髮請牙齒
脆若玉芝甘似醴炎風暑氣都不知空作狂詩謝知己
酬贈田舍人

君不見天上星辰拱環極忽然墮地變成石又不見雲
中鷹隼橫高秋有時揭翼化作鳩人生進退甚類此左
遷右轉誰自由憶昔逢君在鄆魯翰林文人東道主一
言得意便定文教日論文暗相許迩來倏忽十餘年共

上赤霄連步武禁更直承明廬深喜蕙葭依玉樹西制
惟君最情 直金臺坡誰

知共理淮陽郡官銜新換成曹郎腰佩初懸列侯印復
垣三字班列閑南面百城資望峻且應盡意頌詔條豈
復迴頭頷文陣下車果有謳謠生賣刀買犢民婦耕黃
發老農鼓腹唱雪花双鹿挾軛行棠陰露濃滴朱紱麥
秋風冷吹紅旌行春多暇吟情發閑作長詩寄同列詩
中首寫明君語指点神仙為旧嚴侶徐雖合在蓬瀛卻
杜已聞為父母重來便恐調金鉉無復區、掌文翰直

如往歲未微黃道在何勞重嗟歎入則步蒼苔詠紅葯
了事合人孫處約出則張皂盖擁朱輪賢明太守召信
臣請君屈指數交友似此官名能几人逢時誰不欲行
道遇主我亦思庇民功名富貴皆待恩出處語默即衛
身一車甘雨方建隼萬國溥風莫泣鱗他時宣室召賈
誼賢人事業當併伸未聞忍見烏兔走盤裏星、將白
首休執鈴閣家藏書且酌郡丞官給酒嬰兒推女滿眼
前莫負時光笑開口

對雪示嘉祐

去年看雪在商州使君命我山寺頭峰巒草樹六百里
飢籠凍鳥散啾啾山城空陋无妓樂何以銷得騷人愁
飲酒自馮不待勸乘興一引連十甌脫歸上馬頗自遣
狂吟醉舞夜不休今年看雪在帝里瑤台琼樹佳氣浮
朝迴攬轡聊四望移下五城十二樓樽中有酒翻不飲
鬱不快非怨尤吾兄嬌騃未曉事問我胡不私獻酬
因今把筆寫我意為渠吟作雪中謳昔為副使不理事
侍罪且免憂人憂今為諫官非冗長拾遺三館俸入優
秋來連澍百日雨禾黍漂溺多不收如今行潦占南畝

經鉅堂校錄

農夫失望無麥莠尔看門外飢餓者往：彊培填渠溝
峩冠旅進又旅退曾無一事碑皇猷俸錢一月數家賦
朝衣一襲几人家安边不學趙充國富民不作田千畝
胡為碌、事文筆誇時頌聖如俳優一家衣食仰在我
縱得飽暖如狗偷况我眼昏頭漸白安能隱几勤校仇
何時提汝婦田去賣馬可易數隻牛深耕淺種苟自給
蒸羹豆粥充飢喉黍畦鋤理學元亮瓜田澆灌師秦侯
素餐免作疲人靈開卷免對古人言未行此志吾戚
對酒不飲抑有由斯言不道向人道語尔小子為貽謀

送姚著作之任宣城

平生聞說宣城郡，水石幽奇人物奇。
檻外澄江練不收，窓中遠岫眉初印。
六朝繁盛至隋唐，才人名士遙相望。
謝公向此憑熊羆，白傅曾為鹿鳴客。
江樓山寺多賦詩，往往題名在僧壁。
皇家早歲平吳後，翰林賈公為太守。
至今清話玉堂中，誇說江山不離口。
吾君御極初選藝，東樞二卿新擢第。
解褐曾蒙佐郡官，首得宣城為歷試。
紫微田郎次登科，東樞受伐傳所事。
第三榜中第二人，今在烏臺為察視。
迺來通倖少名流，雲泉竹樹應包蓋。

經鉏堂校錄

今春忽命姚著作，學術縱橫才磊落。
當年雄揖第三人，官路迢迢久漂泊。
去歲獻文重名試，新恩始上芸香閣。
未教修史未演綸，軍城奉使聊親民。
且忻彩服得就養，莫歎朱衣未即真。
旧遊應有交朋在，此去仍言婚宦新。
下車布政民休，高吟淺酌誰獻酌。
夜深紅燭在何處，綺霞各通疊嶂樓。
公樞書札燕許詞，未免山僧乞撰碑。
撰碑書碑即三載，眼看微詔在丹墀。
却愁未盡江南興，閑坐蓬瀛揮玉柄。
黃樞侍臣兩制官，待官同說宣城景。
送晁監丞赴婺州開市之役

閱征市賦縻賢俊誰愛此官為吏隱將作晁丞于役時
發女星臨海邊郡黃綃拜高位尚卑白華行潔身猶困
會待時來即併伸也知道在終無悶君不見路隨含笑
坐市中屈身豈愧丹陽尹又不見張生狂醉戀揚州冬
瓜堰下甘肥適此行況是春皇華教丈輕舠載一家携
餅下岸買竹葉桂席背風穿蓼花霜晴震澤初嘗橘泉
過惠山應試茶虎谿曉露靈隱雪錢塘夜潮照湖月密
排詩景在途中旋吟詩句教兒童漸近金華見隼旂五
馬來迎使者車應知驥足暫拘絆八詠樓開頻啟宴醉

中官故乞誦詩刻谿紙貴抄新詞他年誰獻子虛賦召
入金門五雲路因思元白在江東不似晁丞今獨步

還揚州許書記家集 許渾孫進家集序官

君不見近代詩家流胡為蹇滯多窮愁孟郊顯顛死逆
旅浪仙斥逐長江頭張生漂泊冬瓜堰徒云輕薄萬戶
侯浩然無成鹿門去李涪慟哭昭陵休生無風教丹王
化元無勳爵貽孫謀可憐詩道日已替風騷委地何人
收高陽許公精六義獨向聖朝生後嗣因將先集進九
重高安金臺曳珠履祖德光輝聖主知府尹賢明丞相

子時維陽推牧即故中令韓相之子廣陵郡大古九州記室官清外三

事遂令天下詩學人徒羨君家第四始我來迎侍游江

都玳筵往陪歡娛遂求家集恣吟諷海波乾處唯珊

瑚因思賈孟數家一何苦詩鬼嗽餒無子主孫淪沒

誰及君閑倚紅蓮傾淶晴州檄餘閑好賦詩莫放風情

忝尔祖

酬處才上人

我聞三代淳且質華人熙誰信佛茹蔬剃髮在西戎

胡法不敢于華風周家子孫何不肖奢淫昏亂隳王道

經鉅堂校錄

秦皇漢帝又雜霸只以威刑取天下蒼生哀苦不自知

從此中國蠻思夷無端更作金人夢萬里迎來萬民重

為君為相猶婦依喚擊俗誰敢非若教却似周公時

生民豈肯頌披緇可憐嗽避征役半入金田不耕織

君子之道動即窮亦有賢達藏其中上人來自九華山

叩門遺我瓊瑤中錦一互軸餘百篇定交仍以書為先

書中不說經文中不言佛有心直欲共文物感節自遠

來相親為師畫卦成同人出門無咎非群分袞袞墨綬

何足云時為長洲令

和張校書吳縣廳前冬日雙開牡丹詩依韵

君不見年々三月千叢媚紫爛紅繁誇勝異尋常人戴
滿頭啼醉折狂分不為貴技閑華盡根空培人情皆待
明年開化二自有呼魂術霜前喚下琼瑤台玉母親將
金粉傅麻姑齊借霓裳來主人尽是神仙才不然此物
胡為而來哉二姬勸酒誰引滿長洲懶吏先奉杯多感
同年与攀折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校書方迺跡代我
作哥如錦折他年吾輩功業成与君共作騎鯨客

和馮中允爐邊偶作

誰為東君掌青律故將春日連人日春日雨絲暖融
人日雪花寒慄慄雨雪寒暖苦不同可比交情去就中
仲咸擁爐發哥詠古風激破澆漓風人情離合古來有
名公初亦疑周公粉陽臨淮本仇隙一旦分兵若親戚
四公翻覆人不飢各各搥心為邦國此外詩張多為已
反掌背面如千里張耳陳餘不忍言魏其武安何足齒
我愛中允君子心与人交淡如水別有人間勢利徒
一去一就隨榮枯西漢董賢方倭倖孔光迎拜卑如奴
是時揚雄在東觀投閣欲死無人扶有唐力士夫人死

朝士執喪如喪妣是時李白放江邊憔悴無人供酒錢
小人之性何所似真如蜂蝶并螻蟻尋春逐臭苟朝昏
豈顧松篁與蘭蕙重君誓心一何極澗底松兮陵上栢
澗松陵栢有朽時我約君心無改易

賦得南山行送馮中允之辛谷治按獄

商山三月花如火草樹青葱雨初過柳條漸軟蝶雙飛
桑葦尚多蚕一卧薄情野水流不迴無力春雲慵欲墮
團、榆莢是誰拋漠、游絲向人彈可憐花本間嵐光
花前正好飛觥觴馮君風駕一何速捧檄良坑按辛谷

經鉏堂校錄

轉輸昨日又移文小此訢牒何紛紜見說南山六百里
阻盡馬蹄摧履齒是何屈于不知已衝斗太阿教補履
龍無尺水且蟠泥驥困監車但垂耳片言折獄亦胡為
必也無訟方君子吾徒事業本稽古得行其志當刑措
盡衣畫地免煩苛抵壁捐金返淳素未行此道且
營、為祿聊代耕茂春水別不足念為君高唱南山行
南山一月期迴莫訢臨岐數卮酒

烏啄瘡驢詩

商山老烏何慘酷啄長于釘利于鏃拾蟲啄即從尔為

安得殘吾負瘡畜我從去歲謫商於行李唯存一蹇驢
未登秦嶺又曉巖為我馱背百卷書穿皮露脊痕連腹
半年治療將平復老鳥昨日忽下來啄破舊瘡取新肉
驢號僕叫鳥已飛刺背整毛坐吾屋我驢我僕柰尔何
悔不挾彈更張羅賴是高山多鷲鳥便問鄰家借秋鷄
鉄尔拳鈴鉤尔不折鳥頭兮食鳥腦豈唯取尔飢腸飽
亦與瘡驢復仇了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二

經鉏堂校錄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三

訓安秘丞詩集

我聞天有二十八箇星降生下界為英靈東方曼倩蕭
相國至今留得終末名又聞地有三十六箇洞中多
聚神仙眾神仙負過遭譴謫來人世為辟客李白王
維并杜甫詩顛酒狂振寰宇今來相去千百年寥落乾
坤間無覩皇天何不生奇人庸兒蠢夫空紛々夜眠朝
走不覺老飯囊酒甕奚足云陶丘忽見女秘丞星精仙
骨真有餘月中曾折最高桂超出玉兔驚蟾蛤示我詩

詩百餘首筆路閃、摩星斗怎似碧落長拖萬丈虹飲
竭四海波瀾空又似赤晴乾撒一陣電打折琼林枝倒
單夜來夢見李長吉叩頭再拜須來乞自言失却照海
珠至今黑坐驪龍窟方知安候不是星辰類即是神仙
草不然又爭得標格峻邁文辭顛怪有時醉起一長憶
耐八極風清鬼神駭他年却入蓬萊宮休使麻姑更爬
背

訓安秘丞見贈長詩

我聞進士登科換凡骨信知不是風塵物貢籍由來數

經鉅堂校錄

百年直疑空却神仙窟其間最貴龍虎榜乘時得路為
御相一從巢寇犯闕來梁氏禮闈還草創莊宗明宗雖
膺命晉朝漢朝俱不承其中縱得神仙材太平不見哀
之我上玄應恐天地閉安仙又謫來人寰二十把筆疏
解源黃河傾落崑崙命山有周道哀猶嘆鳳天公苗得歸
皇宗天水名即掌貢時高門萬仞連雲聳不是真龍不
能過真波恐浪洩雷火浪澆北首七箇星是歲一時下
降為門生安似堂、冠其首六星煌、願隨後騶虞賦
就鑑金石丹水詩成搗錦綉玉皇殿前受恩渥一時命

入芙蓉幕獨得歸州近巫峽十二晴峯在長隄郡齋狂
 醉復狂吟書盡巴東一川葉迤來遊官五六年吳山越
 水供新編還同白傅蘇杭日詩詩落筆人爭傳去年始
 上芸香閣出典陶丘滯鋒鏑既藉營中浮蟻馨巫夫門
 外垂楊弱驥足雖知暫磨絆樽前未始嘗嗟歎只應會
 得老聃言大器本來成吾君正足與之教不日徵歸
 掌綸誥 醉換雄扇掃宮絳怒上螭頭呈諫草筆下追
 還三代風祛尽流瀉成古道丈夫方見兼濟才莫學西
 山採薇老我今自是蓬蒿身如何一見如故人長嘯謂

我相翦飭使疑平地升青云文章難得逢知己知己相
 逢貴終始伊我行止方悽々老親稚子相頷啼出一物
 足岐路迷得君列上登天梯

拍板謠

麻姑親採扶桑木鏤脫排篋其數六双成捧立王母前
 曾按瑤池白雲曲凡時流落來人間梨園部中齊管弦
 管弦才動我能應知音審樂功何全吳宮女兒手如筍
 執向玳筵為樂準數聲慢仙人履齒下雲棧老狐騰月
 渡黃河緩步輕々踏水片數散急空江電打漁翁笠鮫

人泣對水精盤滿把珠玑連馮入對然一声送曲徹由
基射透七重札金疊冷落間無聞龍頭凍把泉声絕律
呂与我教自齊然竹望我為宗師總驅節奏在術內歌
舞之人先我欺所以唐相牛僧孺為文命之為樂句

對酒吟

勸君莫把青銅照一瞬浮生何足道麻姑又採東海桑
闕苑宮中養蚕老任是唐虞學姬孔蕭寒草埋孤塚
我恐自古賢愚骨疊過北邙高孰几少年對酒且為娛
几日樽前垂白髮安得滄溟尽為酒溢傾入愁人口

經鉏堂校錄

送他醉、千百年六轡蒼龍任奔走男兒得志升青雲
須教利澤施于民穹來高枕卧白屋蕙帶荆裳還自足
功名富貴不由人休學唐衢放声哭

戰城南

边城草樹春先花秦骸漢骨埋黃沙陣雲凝着不肯散
胡雖夜、空吹茄我聞秦築萬里城叠屍壘土愁雲平
又聞漢發五道兵祁連澤北誇橫行破除宝殿困胡亥
始知禍起蕭牆內耗盡中原過太半黃金罰耐諸侯叛
直饒侵到木葉山争似垂衣施廟莫大漢由來生醜虜

見日設拜尊中土自古控御全在仁何必分兵魚鱗武
戰城南年來春草何共一兮鄉近日思信需寒岩凍岫
青如藍方知中國有聖人塞垣自尔除妖氛河湟父老
何忻、受降城外重耕耘

苦熱行

六龍銜火燒寰宇魏王水升如湯煮松枝桂凝若痴喘
殺貉頭肅風虎北溟鎔却萬丈冰千斤凍鼠壯如蒸我
聞胡玉長飛雪此時日晒地皮裂仙芝瑶艸不敢茁湘
川竹焦琅玕折西郊雲好雨不垂堆青瑩碧徒尔為

經鉅堂校錄

瑞蓮謠 并序

宴設都頭宋承武其先嘗為黃州刺史有別墅
在闕城東南池生瑞蓮承武來告因与從事曾
校書汎小舟以驗之退而作謠以紀其事

江城五月江城雨晴荷花到處紅交橫宋家池上瑞蓮
生嫋、出叢抽一莖、下瑞蓋高開兩朵忽似娥皇將女
英九疑望出蒼梧暮依頭並照湘波清花落蓮城碧於
外瑟、塵輕燮人眼蕭韶弄玉合羣時一齊覆下琉璃
蓋冲水 靈載圖史守臣尽可聞天子吾君有詔抑祥

瑞異獸珍禽不為貴瑞運無路達冕旒也隨衆弃老池
頭吏民婦美賀郎守敢貪天功為已有古來善政教杜
詩桑元附枝來兩岐瑞運信美產茲土起予謾作閑宮
辭年々更願再熟極倉箱免使吾民飢

進上狂謔送侍棊衣襖氏使

昔事先皇叨近侍北門西掖清華地太宗多材復多藝
萬机餘暇翻棊勢對面千里為第一快飛天蛾為第二
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々皆御製中侍宣來示近臣
天机秘密通鬼神乃知棊法同軍法既誠貪心又嫌怯

唯宜靜勝守封疆不樂窮兵用戈甲先皇三榜有深旨
豈獨一枰而已矣當時受賜感君恩藏于篋笥傳子孫
至道年中出淦上失脚青雲半悵望移典維揚日望還
軒轅昂成飛上天龍驤忽斷脊不得回朝衣上疾潺湲
吾皇曲念先朝物微喘再掌西垣筆悲涼忽見紅葯開
哭臨空隨梓宮出去年領郡得齊安山洲僻陋在江干
黃氏誰識旧學士白頭猶作者郎官昨日江邊天使到
隨例霑恩着衣襖皇華本是江南客久侍先皇對棊奕
廷中當說前年事三勢分明皆記得我送失職別上臺

御書深鑠不將來遥想棊圖在私室天香散盡空塵埃
今日因君聊語及翻作停杯向隅泣人生不易逢聖朝
君恩未報双鬢凋金盞殿花春灼、永熙陵樹夜蕭、
空歎拖腸在泥土不知故鼎升烟霄多病相如犹未死
追思往事欲魂銷星使令辰迴馬首強對離筵滿傾酒
悲歌一曲漫事書唱与朝中旧知友

還楊遂蜀中集

上玄茫昧胡為乎施設吾道生吾徒否多泰少是天意
生有述作及不虛聖人憂患方演易賢者宮愁始著書

經鉅堂校錄

今令富貴陷逸樂蠢、戩、如鷄豬泯然時物作時瑞
誰識鳳皇与駉虞經史子集燦今古粉繪帝道張皇謨
一言可采即不朽名姓長与日月俱乃知天心厚我輩
窮辱不足形悲吁未君擢秀在香左固小而逼何區、
科名始得值丹火金陵生見成丘墟端朝總得一贊善
黜降重為縣大夫彰明僻遠在蜀道又遇妖賊攻成都
使行抱印入隴底乞食夷落何崎嶇歸來朝請作主簿
朱衣暗沒髮毛疎昨朝按我蜀中作諍然一集如琼琚
杜甫奔竄吟不較庾信悲哀情有餘我逢聖代自多艱

謾誇三入承明廬近令編綴小畜集謫官詩什何紛如
才名官職不兩立真宰折刻分毫銖即官疎遠既未貴
縣更礼教不足拘相逢且說文章樂為君酌酒焚枯魚

咏木哥

淮南咏木大如鷄頂如仙官堆丹砂甯長數寸鈔鉄
丁、乱鑿乾枯查黃柑紅桃多有蠹受命鳳皇須 破
何當更与綉衣裳羽族橫飛作持斧

秋鷺哥

淮南八月尚有鷺閑：元吳來時声東風招奉如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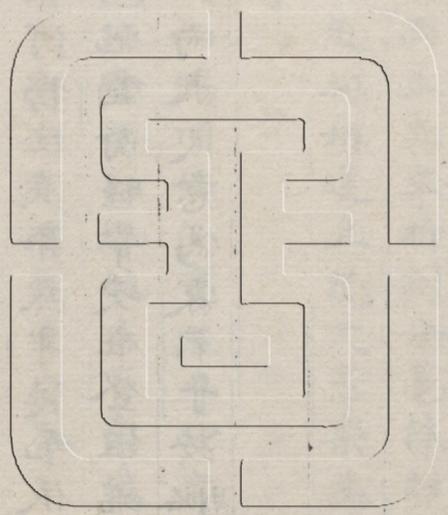
何事經秋枕未絕飢焉病雀亦能鳴鳴鳳鳥不听何處說

江豚哥

江豚江豚尔何物吐浪奔波身突兀依憑風水恣豚豪
噲啗魚蝦頗肥脂肉腥骨硬難登俎雖有網羅嫌不取
紅雲漠、江南未天意為霖不于汝俗云豚出則有風雨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三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四

唐河店嫗傳

唐河店南距常山郡七里因河為名平時虜至店飲食
遊息不以為怪兵興以來始防捍之然亦未甚惧端拱
中有嫗獨至店上會一虜至繫馬于門持弓矢坐定呵
嫗汲水嫗持綆至道井懸而復至因胡語呼虜為王且
告虜曰綆短不能及也嫗老力憊王可自取之虜因系
綆弓杪附而汲馬嫗自後推虜墮井跨馬詣郡馬之介
甲具焉歟之後復懸一氣首常山氏吏觀而壯之噫國

之修塞多用邊兵蓋有以也以其習戰聞而不畏懦矣
一嫗尚尔其人可知也近世邊鄙騎兵之勇者在
上谷曰靜塞在雄州曰驍捷在常山曰所子是皆習干戈
戰聞而不畏懦者也聞虜之至或父母轡馬妻子取弓
矢至有不俟甲冑而進者頃年胡馬南下不過上谷者
久之以靜塞騎兵之勇也會邊將取靜塞馬分隸帳下
以自衛故上谷不守今驍捷所子之塊尚存而兵不甚
衆雖加召募邊人不應何也蓋選婦上都離失鄉土改
也又月給微薄或不能充所賜介冑鞍馬皆脆弱羸瘠

經鉏堂校錄

不足禦胡其堅利壯健者悉為上軍所取及其赴敵則
此輩身先且其不樂為也誠能定其軍使有鄉土之戀
厚其給使得衣食之足復賜以堅甲健馬則何敵不破
如是得邊兵一萬可敵客軍五萬矣謀人之國者不于
此而留心吾未見其忠也故因一嫗之勇總錄邊事貽
于有位者云

滁州五伯馬進傳

進隸滁州軍藉父為五伯三世矣進之子生而無左臂
若覩截然物人以為世主杖笞多納財利而高下其心

輕重其手天譴之爾嗚呼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則鞭朴者帝王之典也可不慎乎今之杖刑非古也古者示耻而已故有蒲鞭而誠者有未杖而治者雖然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刑不足以驅人之善也既不得已而用之其可以喜恐財貨易其心乎彼五伯賤隸也刑不自口出但以重輕不平而天譴若是况視天下之刑者耶吾見世祿之家子孫替墜殘廢疾瘵者有之為人僕妾者有之飢寒道路者有之豈止用刑之濫也其詔主忌賢剝民固寵斯天譴之大者矣作馬進傳以自識云

經鉅堂校錄

有巢氏碑

我承天命作民之帝生而不號死而無謚居民以巢因得為氏我先伏羲卦象未畫大壯之說我民不知憑高就樹作巢之基橫剪蔽空啟扉向風疎不為拙密不為工晨翔暮棲与禽鳥同弗君弗網壽其考終此讀如此屋如此巢熙、若居天宮無何後主上棟下宇萌以堂奧漸其庭戶鳩繩聚墨迴廊合廡痛乎我巢悄焉无覩犹賴伊耆儉于一時椽不用斲堦无藉次舜禹善嗣宮室孔卑不壯不麗民其歌之至于周公攝政于姬明堂辟雍有

威有儀亦克用又人固知疲降及後世風俗澆漓奢
極侈蔓延而滋瑤臺琼室夏商禍基章華壯楚忽焉空
土姑蘇麗吳閭然荒墟阿房侈秦以荆以秦未央奢劉
為瓏為丘秦漢之下土木孔修霜斧雪斤千雖萬鍤金
凝碧融簷架毫鈎窓綺暈透壁椒氣浮民力欲死工程
不休惟競壯觀熟知衆叛刑以三夷賦收太半門、出
祖室、思亂一家百楹束手而散追思巢居如捫天漢
於戲太古之君居民以巢非君之巢維民之巢故民不
勞後世之住宅民以宇非民之宇惟君之宇故民罹若

經鉅堂校錄

何當仁君嘗念巢居上節宮觀下豐室廬繼亦及于有
巢亦庶几克乎舜乎大禹乎周公乎

記孝

占域大食之民歲航海而來賈于中國者多矣有父子
同載至福州而喪其父者其子擗踊噴咽水漿不入于
口者三日過是始汲泉于江濱糠粃而食之廬于墓側
三年後既終喪行有日矣又遠墳號几慕卒絕者數
四然後登舟而去嗚呼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自天子
至庶人一也是以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夫子曰何必

高宗古之王者皆然也漢代以來始有以日易月之礼
至于人臣亦用金革之說皆非古也古者大臣有喪三
年不呼其門故閔子腰經從公春秋謂君使之非也素
冠之詩疾之已甚近代以來喪礼尤廢而蚩鄙之人独
能尽礼豈教之也哉所謂中國无礼樂則求之四夷非
虛語也進士池文質閩人也目覩其事為予說云

記蜂

商於兗知寺多蜂寺僧為予言之事甚具予因問蜂之
有王其狀何若曰其色青蒼差大于常蜂耳問胡以服

經鉏堂校錄

其狀曰王无毒不識其它問王之所處曰窠之始營必
造一臺其大如粟俗謂之王臺王居其上且生子于中
或三或五不啻其數王之子尽復為王矣歲分其族而
去山此患蜂之分也以棘刺闌于王臺則王之子尽死
而蜂不折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團如罍或鋪如扇擁其
王而去王之所存蜂不敢螫夫其王則潰乱不可嚮逐
凡取其惡蜜不可多則蜂飢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
蜂墮而不作予愛其王之无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
王之子尽復為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

其王之所在蜂不取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至于刺王之台使絕其息不仁之甚矣故總而記云

記馬

今諫議大夫東莞臧公丙予之執友也其先人事故魏王符公房卿諫議亦頗熟王之家事為予言王之在鄴也多畜名馬其牝亦有良者為之息種歲擇健馬以配之牲得駿骨居一歲有牝產子与他駒特異者既壯圉人將以合其母當孳尾之月出而示之見其所生卒

經鉏堂校錄

無欣合之態將強之則蹄齧不可嚮逐圉人復曰以是駒配是母幸而駒俚設以牝馬為駒北馬為騾其駿必倍不幸而騾又獲其種明年將胥靡之腐刑也俚言改馬也不可失也乃以教北馬誘之乘峻作之勢以中幕其目閉而進其母即已句徹中然後曉其所生因垂耳俛首若不欲活者旁顧適有永巷但取其巷之長也非謂宮中之名脩直百餘步巷際有閉閤閤卷門也春秋傳曰鞞而入于閤為鑄甚固蓋嘗所不啟者遂哀鳴疾馳以首觸其鋪平如是者數踣而死嗚呼禮稱禽獸无礼故父子聚麀夫馬本獸也古圣人調伏而御之故曰

伏牛乘馬是也是馬也獸其身而人其心乎國人誘陷
知恥而死于小人之心也遠矣國人之心望于禽獸者
又遠矣予嘗恨不目覩其事具幣惟以葬之又惧其事
久氓而不傳且欲警声色狗馬之家与世之内乱者故
記

錄海人書

秦末有海島夷人上書詣闕者曰月日東海島夷人臣
某謹味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世居海上盜魚鹽之
利以自給今秋乘潮放舟下岸漸遠无何疾颺忽作怒

浪四起颺然不自知其何往也經信宿風括浪平天色
晴霽倚橈而望似聞洲島間有語爰殺乃疊棹而趨之
至則有居人百餘家垣籬廬舍具体而微亦小有耕墾
處有曝背而偃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網釣魚鼈者
婦人采擷葍草者熙熙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臣因
問之有前揖而對臣者則曰吾族本中國之人也天子
使徐福求仙載而至此童男州女即吾輩也夫徐福妖
誕之人也知神仙之不可求也蓬萊之不可尋也至是
而作終焉之計舟中之糧吾族播之歲亦得其利水中

之物吾族捕之日亦充其腹又取洲中葩卉以芘之由是吾族延命而未死焉死則葬于此水矣生則育于此洲矣懷土之情亦已斷矣且不聞五嶺之戍長城之役河房之勞也雖大半之賦三夷之刑其若我何且出食以餉臣明日臣登舟而迴復謂臣曰子能以吾族之事聞于天子乎使薄天下之賦休天下之兵息天下之役則萬民之怡如吾族之所居也又何仙之求何壽之待邪臣因方漂遐方得此異說弗敢隱匿謹錄以聞惟陛下詳覽焉

經鉅堂校錄

後序

此書獻時蓋秦已亂而不得上達故史記闕焉余因收而錄之以示于後

并語

惟四年王歸自剋并敷告并民作民誥王若曰惟天棗萬物罔厥私唯君克肖上帝宅兆民罔厥暴天大惟其辰向星罔不堪人大惟其君邦罔不順不拱之謂亂天作沴不順之謂逆君行罰昔先哲王奉承天休時惟有唐討厥丹浦時惟有虞征厥三苗在後世王克嗣二帝

以征以討以正厥位惟台涼德荷天之寶命在厥躬厥
慄危厲若濟巨海而弗庸舟惟其弱我先王帝土建國
十有八祀克于用于賢克修于兵巧儉乃勤乃慈乃仁
德升天于天降祐我有宋俾萬方奔我命惟巴蜀交廣
湘潭吳越人罔敢弗率非天私于有宋唯天輔我先帝
之明德我先帝負天休命若將不速荐以太宰宰報功
于天祀于圓丘嚴配我祖慶邦家君罔不助祭時惟有
并悼我命不供厥職我先帝奉天行誅問并之罪大勳
未集用弃厥世天之曆數在予一人于一人奉承先帝

之令德以荷天永命乃繕予甲冑治予車徒用輯我帝
之遺烈在并王元姦猾弗俊罪惡日稔毒流于下民罔
攸蘇困艱厥食督民先歲租至于牛馬羊豕犬雞莫得
蕃息民咨胥怨訴于皇天、鑿并民俾予弔予曷敢弗
天以速台罪伏願取逆并人率服惟并王元台亦宥厥
辜俾即生獻俘太廟光我祖禰群后咸覲以称台德嗚
呼并王元反道于天戾道于民非予咎汝、實自喪于
厥身凡厥并民悉听朕言闢乃田廬修乃耒耜復乃業
無流蕩離析無若并元時予其子育汝、率我化從我

教我其賞復我政違我道我其刑唯刑賞在在自手勉造
訓言罔或怠采既尅并思偃武作休兵且將東巡狩于

公宗作告戒休兵告戒二篇皆亡

譯對

人有善道遠方之言何以合衆會戎交蠻接狄與中國
之人市易而能不亂者其名曰譯或送而學之對曰吾
譯之小者也又何學焉夫譯易也大則能易其心小則
易其語而已矣古者兼居穴處茹毛飲血无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之制无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法蠢然而生

經鉅堂校錄

仆然而斃當是時天下之人皆戎狄尔是以伏羲神農
黃帝氏始善譯者也以皇道譯天下之人心故飲食衣
服器械耒耜牛馬之用作焉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又善
譯者也以帝道譯天下之人心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之制行焉夏商周又善譯者也以王道譯天下之人心
故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法与焉三代之下譯天下者
或非其人故諸侯之善譯者也天下之人凡復為戎狄
矣以霸道譯之齊桓晉文譯霸之傑也秦不善譯者也
漢復譯之犹雜霸焉自漢而下譯道多乱吾不復述也

已意古之譯天下者非已能之必有師為力牧廣成王之譯師也伊尹呂望王之譯師也管夷吾魯犯霸之譯師也蕭曾子房漢之譯師也總而言之周公孔子譯之最大者也天下之人師之矣子之學譯勿學譯之小者不過合華夷之語取簡取之利不當學周孔之道可以為王師所謂譯之大者歟學者謝而退

書蝗

仲尼修春秋設凡例物為災則書之不為災則闕之蓋物之災祥繫君之善惡特取其為災者以垂戒爾苟不

為災者亦書之則慮後之為君者謂災不由德而由于數也斯聖人之微旨在焉故傳曰有蜚不為災亦不書意去聖漸遠詭誕爭起陰陽家流得以蔓其說使君天下者視天災時變不務德禳之但委其數而已吁可悲也然則君有修德禦災轉禍為福者苟誠而不書曷以儆後代是以堯水湯旱非不災也能以德禦之爾皇宋嗣統之七載夏四月有飛蝗上念桑盛稼穡之重則貶常膳避止寢徹宮恩青災恤刑以赦天下曾未旬決蝗死于野或曰皇上以勤儉之德馴致太平無為之風將

有待也天其或者慮急于理故用蝗以為戒果能修德以禦之則我后之德唐堯之德也宋景之退燒惑太宗之去虫蝗得為此邪儒臣不佞敢作書蝗一篇附于國史之末非獨彰我朝之善亦欲垂後世之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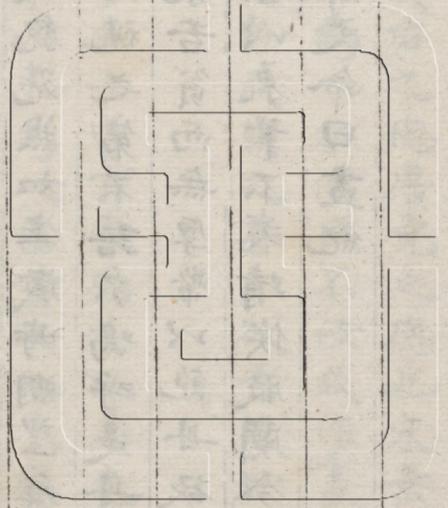
畫紀

古者自天子至士皆有家廟祭祀其先以木為神主示之敬也唐李以來為人臣者此礼尽廢雖將相諸侯多祭于寢必圖其神影以事之淳化甲午歲某小子實罹大罰洛陽處士楊丹寫我顯孝中允府君神采尽妙礼

經鉅堂校錄

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之不見則或形于夢夫夢者有時而神交不可常得矧其恍惚冥昧不能審諦乎未若約形取貌宛然如生歲時朔望拜起瞻仰以慰周極之心祇肅視之第不語尔嗚呼是丹有大造于吾家也復念吾家若貧而無厚幣以飽丹欲丹亦好事者也從吾乞言吾以秉筆不文靖俟服闋今大祥已竟可以鼓琴贈之斯文命曰畫紀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四



經鉅堂校錄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五

霍光論

議者多以光受遺命輔光帝比之周公又以廢昌邑王
 立宣帝比之伊尹此功德相萬不待論辯而明矣又謂
 光之族也光已死罪在妻子不在于光愚獨以為光自
 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何者當宣帝時光以定策之功
 負震主之威人臣莫与為此妻顯驕恣欲貴其女而配
 許后事垂發矣其以告光不能于此時明大義滅親
 之道收顯下獄免冠請罪因上印綬還政事則所誅者

惟顯一身而已嗚呼學不深心不明眷戀私恩猶豫不
決奏免太醫以藏大逆身死之後卒緣此而致禍非光
自族其家而誰為之邪石碯一陪也殺其子又而春秋
義之吳起一將軍也弑其妻而史記壯之况居伊周之
位者平故曰能正其心然後能脩其身脩其身然後能
齊其家齊其家然後能治其國光之心于斯見矣衛太
子之死也天下寃之故大福歸于皇孫則宣帝之起天
也當卯吉閉獄門拒使者武帝曰天使之然也然則光
貪天之功以為已有与夫日磔之割爰卯吉之讓位讓

經鉏堂校錄

德不侔矣且貪天之功者鮮不及也愚故曰光自族其
家非顯高之罪也

用刑論

予自幼服儒教味經術嘗不喜法家流少恩而深刻泊
擢第入官決斷民訟又會詔下為吏者昏明法令考績
之日用是為廢最乃留意焉後以制誥舍人領廷尉朝
夕閱視亦少詳矣然見其用与古相戾何者今法吏所
禁之切者曰故出入人罪而已法皆以全罪論予讀家
語始誅篇見仲尼為魯司寇戮亂法大夫少正卯于兩

觀之前交數其罪則曰心逆而險行僻而豎言偽而辯
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五則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
誅以今之法治之正郊之罪無正科其在不應得而為
乎罪當笞尔苟以聖人之法誅之是故入人之罪者也
人有子訟父者同控執之三月不別其名請止夫子赦
之及季孫不悅乃數之曰上未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
不教以孝而所其獄是殺其不辜以今法論之子從父
者死苟以聖人之法赦之是故出人之罪者也嗚呼古
今之不同也如是遂使聖人之言為空文尔欲望刑措

其可得乎

既往不答論

仲尼之教應機而設語于一時流于千載千載之下君
子學之乃可以為事業小人學之亦可以資姦佞明聖
得之謂之稽古庸主得之因而歸非胡以言之所謂成
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答是也原其斯言之始則魯
君問社于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因曰使民戰慄夫子疾其无稽故云欲其深慎之也後
之人由儒術位于朝觀國家昏亂政教缺失不能扶救

者率曰事已成矣吾不說矣事已遂矣吾不諫矣且既往不咎聖人之旨也萬一有匪躬之士奮命而言者庸主又引以為拒亦如上之云、以至上安其危下稔其禍事卒不言、則不聽履也而後已也嗚呼世之鄙夫罵大車寔重物人又息其上疾馳乎九折之坂旁觀者知其必覆也而不之告及輪摧輻折人墜而傷物傾而壞然後曰向若下其人損其物輕而進之无是苦也聞之者怒而咎之可也謂其无益于事矣苟治其車升其人復其物又輦而復馳遇乎險如向之所謂九折者人

經鉅堂校錄

有疾呼曰不下其人損其物車必如前之覆也聞之者謝而從之可也若又怒且咎曰子烏得言吾既往之事邪雖庸人不至是而為君臣有國家者返若是歟且聖人立教于君臣之道最大其為誠詰固亦多矣不可畢教將引其尤著者以明之夫訓于君者不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又不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為君者胡不奉而行之既往不咎我訓于臣曰不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又不曰有犯无隱見危致命為臣者胡不踐而行之独曰既

往不咎哉是知聖人能立言不能使人逆其言施之明
君則為政之師也施之庸主則歸非之資也用之君子
則嘉言之本也用之小人則巧之言助也教之存亡在
人而已予見漢成帝師張禹拜于床下問以災異而對
以罕言命不語怪力是非盜聖人之語為巧言之助邪
王莽竊大位據威并南陽之師入矣猶曰天生德於予
漢兵其如予何是非盜聖人之語為歸非之資耶班固
謂莽謂六經以文姦言權德輿謂之西漢者張禹斯得
之矣永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夫子誠宰我

經鉅堂校錄

一時之言也為君者為臣者深志之

死喪速貧朽論

喪欲速貧歟欲速朽者曾子、游皆曰聞諸夫子有若
曰是非夫子之言也子三互有援引而禮經兩、存之
予為論之所謂死欲速朽者夫子見宋桓魋自為石椁
三年不成故曰若是之靡也歟不如速朽之愈也而有
子以為仲尼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
欲速朽也夫桓魋僭侈為石棺以勞人夫子疾之甚也
故云死不如速朽之愈也非謂死者皆欲其速朽尔故

下文子游問喪具曰稱家之有亡又問有亡惡乎齊曰
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此可以明全人之旨
也及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欲有者毋過乎斯矣
亡者不及此而不之非也且下載固高之言人之弗得
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槨周于棺土周于槨
是也今桓魋為石槨三年不成可謂害于人矣故夫子
云易曰上古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代圣人易之棺
槨夫子至人也故中都有是者欲民之不踰也矣速朽
之足論哉所謂喪欲速貧者夫子見南宮敬叔反必載

經鉅堂校錄

寶而朝乃曰若是之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而有子
以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
以斯知不欲速貧也且仲孫閱即敬叔之喪位盖由乎貧
矣及其反也又載寶以朝夫子飢之故曰若是之貨也
喪不如速貧之愈也且欲誠在位之貧者非謂喪者皆
欲速貧尔及失魯司寇而將之荆盖速于行道也非汲
汲于祿仕者也是以中年畔費畔召子皆欲往且又曰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中年費附庸也尚欲往
焉况楚大之國乎苟能用夫子之道可以王矣苟至于

王則民受其賜矣非謂貪乎祿者也奚速貧之足論哉
三子親受聖人之教而各執聞見禮成于二戴又雖以
漢之諸儒亦具存焉蓋禮非褒貶之書也故予論而無
訛

明黨論

愚讀曆史見元和長慶之後至太和開成間贊皇竒章
李服王之武藝且其居喪毀瘠有終身之戚奉先之孝
也結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接士以禮也突厥來寇則開
門偃旂致胡兵宵遁智也李嘉運之叛誅其首而不罪

經鉅堂校錄

其衆仁也王文蒸二子歿父之難具司抑而不申則遣
使特行弔祭上章乞如旌表義也閔閔讀書責成于長
焉善任使也固令請封請收貿易之利則讓而不納賊
廉隅也噫向使登元良之位守宗廟之器則周之成康
漢之文景未足多也惜哉天后之朝皇枝剪滅王雖懼
竊黜卒以令終天之福善詎充驗乎元嘉狂悖起兵机
事不密貽污宮之禍取笑後代望於元軌不亦遠乎

李君美傳論

貞觀中太白頻書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主

武王者太宗深忌之時君美已封武連郡公又為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上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其小字君美自稱五娘太宗其以封邑皆有武字又言合女王之讖愕然忌之卒以謀反下詔誅焉噫太宗以聖文神武駕馭英雄京公輩互謂朋党文宗嘗謂近臣曰破河北賊甚易破此朋党甚難言之不思一至于此夫朋党之來遠矣自堯舜時有之八元八凱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惟堯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兩存之性舜以彰善明惡慮其亂教故兩辯之由茲而下君子

經鉅堂校錄

常不勝于小人是理少而亂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諛諛則順旨直則逆耳人君惡逆而好順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天下者能踐斯言而行之則朋党辯矣又何難於破賊哉且竒章全德而不免竄逐賢皇忌刻逢吉傾巧而終至大位又誰咎哉又誰咎哉

霍王元軌傳論

高祖二十一子建成元昔為管蔡之行固不徵足也考其行事霍為稱首然而史官謂韓王元嘉當代諸王莫

能及者唯元軌抑其次為予較其本末知霍王出元嘉之右故為論云魏徵唐之名臣也稱王之賢能文皇唐之英主也心腹推于人故人不疑矣賞罪當于人故人不怨矣至于進功臣而誅宗室亦一代之真主尔且其侯君集之反也太宗自按之洎不得其狀復謂群臣曰往者國家未安君集寔喪其力不忍致之于法吾將乞其性命公知其許我乎豈太宗厚君集而薄君羨邪盖天文變于上人謠騰于下雖聖人不能不疑惧矣惧而修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陷于非罪者必矣然君羨匹

經鉅堂校錄

夫之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出則太宗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疑謀勿成者為是也吾讀唐史至是歎君羨之罹罪無狀而見誅惜文皇之用刑有時而不中因論以志之亦以為君臣之戒矣

鄭善果非正人論

史臣謂鄭善果幼事賢母長為正人予以善果行事驗之見史筆之失故為論云夫正人者臨難死苟免危邦不入而已且善果之父隋朝大臣身死王事是以幼穉先人之爵驟登方伯之位所宜見危致命奮不顧身光

小畜集卷十五
九
肯才之孝心礪盡忠之臣節揚沒後之裕立當世之功
斯乃善果之成然不及隋祚陵夷江都弒逆受宇文化
及之命苟氏部尚書之封辜負邦家汚辱祖考此豈見
危致命之謂邪及郿城之圍堅壁自守為亂常之賊立
却敵之功以致流矢及身髮膚不保獻俘受執面目何
為此豈危邦不入之謂邪雖復數布郡條悉祿良吏蓋
崔之力也善果何功之有焉予為賢母之說則可親孟
母不足倫也正人之言亦不虛乎王琮責之斯為當矣
吏官褒之無乃失直筆之謂邪

經鉅堂校錄

先君後臣論

衛鞅常事公叔座 平座知其賢而未能用會座病衛君
親視之疾且問因計座曰臣之家宰鞅可與謀國事臣
死君必用之衛君不然其請座曰卒不能用不如殺之
死使逃他國而為衛之患既而復語鞅曰吾荐子與君
君不用子必矣吾請殺子子其逃之吾方先君後臣故
也於戲凡為社稷之臣也討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
肖而已且鞅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
之用則為之國寶殺則去國之靈烏有始請用中請殺

而終使進者得為忠乎且先君後臣之說非無稽之言乎司馬子長修史記至是而不言之非豈史筆之有私邪將史才之未至邪乎恐後之為人臣計國事者復履其跡因論以明之

楊震論

袁宏作後漢紀為楊震立論且引紂之三仁以為遽寧悅箕子之心叔孫通行微子之趣楊震守比干之志又謂三者誠有異同亦各尽天人之理也雖是震而復之不顯請試論之夫人莫不樂生而惡死非篤于名教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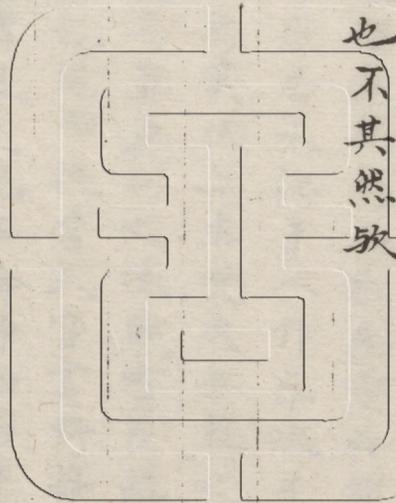
經鉅堂校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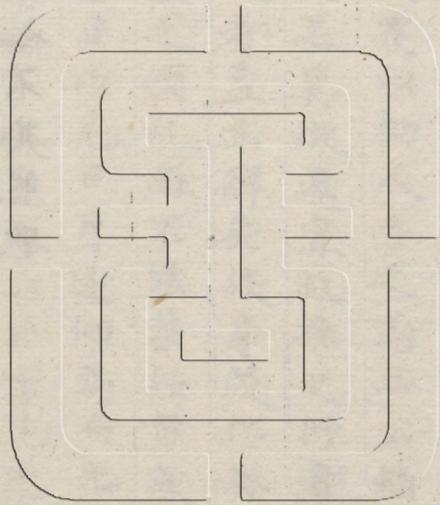
不能殺身以成仁是以趨生之易既死之難不待誘而然也立言垂教者當勸其所難沮其所易犹惧人之不從也况混而為一哉箕子者所謂愛其生而有待者也故能演河圖洛書之大陳九疇五行之義使天下彞倫攸叙人到于今賴之蓋所存者大故不死而有為也遽寧者小因大夫位非見危致命之地故有道則智无道則愚非箕子之儔也微子義存宗社抱祭器而歸周使商之祀不絕于宗所慮者遠非偷生者也叔通暴秦之博士尔苟脫虎口豈微子之倫邪楊震之于比干異代

同德就三仁而言之宜褒干以起教遠寧叔孫通楊震而
言之宜顯震以勸人古之為三公輔萬乘當亡之時
負天下之望慕冀微遠寧叔孫之行者可勝道哉效比
干楊震之風者蓋亦解矣殺身成仁樊豐之狡獨能誅
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節藏虛竭賞賜不節
而不責何面目以見日月遂仰為而死斯無愧於比干
矣然吾勸楊彪事獻帝為三公浮況亂世全身遠害而
已及魏文授禪微遠寧叔孫之風者乎其子脩比而事
魏坐法伏誅祖風替矣嗚呼震殺身奉國以訓子孫子

經鉅堂校錄

孫猶不能守况悠悠世人哉而又混三仁之名跡開去
就之蹊術欲望教人行勸其可得乎吾故曰褒干顯震
而起教勸人也不其然歟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六

重脩北嶽廟碑奉勅撰并序

臣聞元氣氤渾結而為山嶽幽靈貯蛰降而為神祇矧乎地屬陰方位居承德于八卦在坎于四時為冬固陰返寒萬物之所載伏早生晚熟五穀之所蕃滋帝堯開唐封之封大禹奠冀州之域厥有巨鎮茲惟常山却雁塞以標雄歷龍荒而挺秀天官畫野勢當昂畢之星易象流形名繫雷風之兆下幹坤軸高摩斗魁土俗粹靈登神仙者七十戶歲時祈禱置侍祝者九十人藏簡子

之寶符產昌容之蓬萊足凍長城之窟影建天漢之墟
積厚窮陰出靈見怪雪霜風雨潛施及物之功泰華嵩
衡共揭恭天之勢稟是陰陽孰先主張洪惟嶽神受命
上帝燕南趙北我是主之福善禍淫人皆仰士名載乎
祀典德加乎生民視秩于公導周制也列爵為王肇唐
室也既奉時祝亦禳天災凡水旱癘疫之祲舉玉帛牲
牲之事必有昭報誕符至誠歷代奉之其來尚矣我法
天崇道皇帝之撫運也天祚明德民懷有仁括萬畫於
無垠化堯封於比屋雕題儋耳駢羅入正會之圖傑休

堯離涕涓離宮懸之典文德麗星辰之象武功彰雷電
之威宋明帝之讀書則七行俱下周武王之振旅則一
戎大定然猶焦勞克己宵旰臨民每戰兢念元本
本師虞舜之无怠法文王之犹勤至若掖庭椒房儉約
中度離宮別館行幸殊狃隆冬御裘則念高年之無褐
於是乎有繒帛之賜當暑榕扇則軫下獄之罹辜於是
乎有繆紕之恩非菟苗獮狩之時無馳騁政臆之事非
朝會燕饗之日無金石絲竹之音歲出御題親考貢籍
拔造士之秀也日坐便殿躬覽庶政達窮民之情也向

者星文告差御端門而引咎故一夕而孛彗况宋景之
退熒火也大旱作珍艷常膳而責躬故崇朝而霖雨降
湯王之禱桑林也哲后之罪已也既如彼上玄之祐善
也又如此易斯謂聖人久於其道而未下化成語所謂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其是之謂乎不然何賁畏天命
艱難王業若斯之甚邪于是庶政交修百神蠲潔嚴祭
祀而為人祈福行教令而光天弗違菲飲食而厚牲牢
天地神祇享至誠之荐卑宮室而崇廟貌名山大川啟
必葺之祠豈夫叱禋于六宗未洽祀神之義祀于五疇

經鉅堂校錄

但萌微福之心墜典元文我能具奉矧茲陰穢固有蕝
章華宸珠旒受王者之冊禮太牢鉅塗命守臣而有事
下迹玄冥之宅旁鄰黑帝之居因道武之基局旧推宏
壯韞慕容之珪壁素彰神異祠祀之盛莫之与京然而
運有汚隆時有興廢雖元方之体真往不通而有象之
軀未逃其數先是匈奴之犯塞也來詣祠字卜其吉凶
不從猶夏之心遂縱燎原之火殊不知天惟輔德神寔
依人之祀雲民自作敗亡之計彼曲我直坐觀盪覆之
期天上犹示含容更期柔服戢天威而自守盖民力之

是寬單于之火照甘泉豈傷文帝頡利之兵陳渭水未
累太宗亟命有司惟新大壯烏臺御史持節而斥徒黃
門責人鳩工而藏事梗耒杞梓以雲集繩墨斧斤而子
未五材寔繁百堵皆作乃復堂殿于以儼像設之睟容
乃具廊廡于以列徒御之繪事門闕有翼階陛斯隆綉
栢雲楹玄曜烟霞之色映題藻井交含日月之光旌旗
衣服昭其文簋簠豆籩陳其數能事畢矣神功煥然不
愆揆日之期再聳凌雲之勢于是戒尸祝命使臣我長
落之神用至止厚享惟馨之奠永安不測之靈三獻具

經鉏堂校錄

而礼成八音和而神降谿雲拂檻如絳節以翔空山海
重簷誤鳴珂之振響介尔繁祉庇吾边民况獮俗之未
平冀陰兵而助順或示之禍福革彼豺狼之心或鼓以
雷霆勦其犬羊之類然後雨我禾黍潔尔菜羹鑄鉄農
器而毀戈鋌荐具多稼耕边田而飽士卒永樂豐年况
今将相叶謀入神共忿豈使韓昌張猛刑白馬而登東
山将令去病衛青取金人而踰北海何往不利何謀不
尚思魏絳之言更整悝王之策安民和衆契而天地以
為心舍垢匿瑕諒神明之降鑒佇靈臺之偃伯備法駕

以省方千年南面之尊永和
高枕十月北巡之礼
夔章輯五瑞於公侯問百年之耆艾
燔柴奠玉如西岳之礼
容陳詩觀風察北方之表
樂聲明文物以成備律
度量衡而必同升中於純嶽之前
肆觀于重岳之下起白雲而表瑞
何止岱宗呼萬歲以效靈
豈惟嵩岳而已哉夫如是則封狼居而禪姑衍
但恃穷兵臨瀚海而勒燕然未為神武者也
臣沐浴皇澤優崇垣請終軍之纓非無壯節
投班超之筆尚負明時慚非擲地之才
有玷他山之石謹為銘曰

經鉅堂校錄

節彼常山峻極于天崛起萬仞生乎一拳
摩穹裏漢控趙排燕人皆仰止神或憑焉
明嶽神上帝所授不騫不崩可大可久
其誰祭之皇宋哲后其誰尸之中山郡
守秩視公兮爵為丑金其几乎五其沐
何以贈之兮赤紱斯皇何以處之兮峻
宇雕墻諒聰明兮無得喪維廟貌兮有
興亡嗟睥容兮盪毀遇醜虜兮猖狂物
成敗兮有數神查冥兮無方雖像設兮
云壞于精靈兮靡傷詔新斯廟表匈奴
之不道詔祠尔神彰皇家之至仁天輔
德兮我有慶鬼害盈兮胡無人絕代馬
之南牧揚和盞

兮北巡有效靈之雲物無出塞之妖氛齊泰山兮茅梁
甫並亭、兮接云、飛英声兮騰茂實握軋符兮闡神
珍垂千齡兮萬祀永昭德于五君

四皓廟碑

易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
秦知止也毋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
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為聖
乎若其秦乱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
不出則素行隱怪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

經鉅室校錄

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名不称矣引而伸
之而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称周公聖人
也韋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說于
内三叔流言于外盛德大業几墜于地于扶幼君秉大
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姬之嬖如意之寵以妾並
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稷將墮咸謂扶蘇之賜死胡
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
之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立密則以水
而投石也豈無曲逆間强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

鑿而方柄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鉤銖鍾鼎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于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為漢臣報德議功必在平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承而處之居是時也以四鉅賢事一少帝扶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事况欲望其茹紫芝卧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是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護之不妄安于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

經鉅堂校錄

去之不乘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犹有建桓立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我試究殘何莫由此其後滔天干莽卓盜囿于曹馬移徙龜鼎易于奕棋纍纍簡編可為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公于萬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已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豈先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曰周公秉文武之業知王化可

與故輔之以行道為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難故
去之以遠害為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之悔者但
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 邠歲予坐事
解制誥賤翌日有商於貳使之舍下車拜廟西山之側
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
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羨則羨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
就館濡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鶴髮而已
哉是欲使立朝廷為臣子而挾幼冲圖富貴者聞而知
懼亦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辭曰

經鉅堂校錄

猗歟先生時行則行商賤商嶺迹難秦坑知秦之祚亡
于子嬰知漢之祚存于惠盈一言悟主萬邦以貞不有
其功不食其祿遠害全身矯世勵俗清泉洗耳紫芝充
腹獵犬自烹冥鴻不復矯高節愆後來漢之戾園
晉之愍懷江充厚誣賈后雄猜先生不生孰為來歿昏
亂之世廢立不已搯欺孤兒莽抱孺子成既自我權亦
歸已先生不生大事去矣蒼野我祠荒薜蘿遺像斯
在德音可歌清風凜素髮皤永懷貞遁刻石山阿

單州成武縣主簿廳記

主簿之任在名品間最為卑冗然臺府寺監泊郡縣皆
署焉總而言之縣主簿人為卑冗之魁者是以古人或
耻之意士君子學古入官不以位之高下身之貴賤在
行乎道利乎民而已矣故中都宰魯司寇聖人為之者
為是也矧百里之縣舒繫一邑之令長令長得其人主
簿又裨贊之則人受其賜也宜矣苟能曲盡規正裨合于
阿諛之則人罹其苦也七宜矣苟能曲盡規正裨合于
道則一邑之政有由主簿而化者得輕其任巧乎至于
理簿書課農事供賦調求考績者固主簿之職然尔其

經鉏堂校錄

間有聞訟相高婚曰未決畜產交奪契券不明者在乎
察其情偽正其曲直助令長詳而決之使形罰得其中
則百里之人手足知所措矣有姦猾有悖獨有墮農有
無賴有不孝有不悌在乎助令長遏撫之誘導之懲激
之則百里之人耻格而移其風矣有力田有孝悌有義
夫有節婦在乎助令長申舉之礼厚之旌別之則百里
之人知勸而易其俗矣引而伸之主簿之能事畢矣然
后可移之于郡用是道佐佑長吏則龔黃循良之政可
待也復可移之于國用是道弼諧帝皇則堯舜雍熙之

化可致也夫如是則為主簿者姑能公于心而執乎道
足下千里毫末合拱豈為難哉又何卑冗之有烏其策
名起家作吏斯邑致任之明年屬歲豐政簡因筆其志
于屋壁所謂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者也亦欲使後來居
是位升是廳者勿以下位而自敗其道焉

長洲縣令廳記

天下語宰邑之賢者率以必不齊為稱首以其彈琴化
民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
繫於人亦將繫于時也當時王室雖微皇綱未絕有周

經鉅堂校錄

禮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圣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
道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
車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得
專其賦卹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於心克儉
于身辨田之規瘠定賦之上下強暴者刑之以法孝悌
者誣之以禮寬其教以誘人峻其令以約吏時豐則歛
之歲飢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闢之以
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教祭
祀以事鬼神行慶弔以睦鄉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

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侯哉泊王道
云亡霸國孔熾大小相併強弱相攻區區子男宗廟不
保政曰傳漢南諸樞楚寔之及曰楚縣陳孟縣之始
也秦有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縣而隸於郡矣
國之於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於縣猶臂之有指也國
取於郡取於縣取於民是以臂指捶氏而自秦也
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傭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不
具小則懲之以斂最大則惧之以刑法豈唯道不能行
亦將身受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為罵而已昔人

經鉅堂校錄

歎徒勞而歌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
折腰奔走不暇况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
犹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艱哉時之然也長洲之名見
吳郡賦貞觀中分丹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邑名氏縣
誌闕焉錢氏享國凡一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皇上
嗣位之二載漢南王婦于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袁仁
鐵首之王某次之其上汚瀝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無
宿麥飪魚飯稻衣葛服卉人无廉隅户无儲畜好祀非
鬼好淫内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并者僭

而驕負寔者歟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
亡繼踵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益庭而不能集事矣至有
市男女以塞責者甚可哀也是蓋隔中夏之政寢列國
之風使然也今聖人求理於上庶官陳力於下斯民之
泰其有漸乎某非循吏之才益涓瘝之邑仍以日貫民
女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
歲租更送他郡若舟楫之役糜堰埭之費者久矣至是
始听民以本屬民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
是歲獄訟縻繁賦調中考因鳩斂民瘼評議政体總而

經鉅堂校錄

刊之存諸所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能言而不能行者
也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
三五帝皇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
夫子之謂乎是以旁於旅人終於陪臣非不幸也向使
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科孰元凱之舉也
而觀之誅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元為化行而人
不知時之歌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元得而

稱也雖流為典謨形乎簡冊亦不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東華之士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稱其首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魚鹽之利既乎朝夕之池蓄存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與寔倉廩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為邑之長得无咎乎縣大夫邊公世為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詞歷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錫類驚其久次皇上嗣位

經鉏堂校錄

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獻國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泰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民受賜降玺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選於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之且狀政績聞諸冕旒未几有即真之命免常調也公因民所利暮月而治以為人者政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而道尊焉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盡為蕞蕪燹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悅隨郡吏弗違乃庀工徙度材用一畝之宮圖蔓以出

之數以之墻樹土而揭之殿堂即嚴門闕斯備所以丹
漆飾以巧塲制度今乎礼文力役當乎農隙乃像素王
被華衮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哲冠章甫衣緇
板儒之服備長廟之具也既如彼像也設也而又如此
粵上丁之晨行釋奠之礼所以列豆籩陳簋蓋潔牲牢
具纍洗贊幣有數片祝有解八音作而人和三獻終而
神悅礼无違者道不虛行觀之如堵墻化之犹影響祖
豆之事脩矣礼樂之道與矣十室之邑期忠信以如丘
一變之風聞詩書而及魯議者曰吳地裸國也崑丘海

嶠也旧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良
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國之風者
哉某幸忝德鄰熟聞善政爰旌茂績俾述斯文難言雖
在与聖門不朽願刊于貞石時大宋雍熙三年月日記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
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
三公論道九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
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

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尔况夙夜寐以事一人
卿大夫犹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旧制設宰相待
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至若北闕向曙而東方未
明相君啟行惶惶火城相君至止噦噦蓋聲金門未闢
至漏院猶滴徹蓋下車与為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
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未之兵革
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将進
之佞臣立朝我将斥之六氣不和肯荐至願避位以
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心憂忡待

經鉅堂校錄

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速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
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
幸也且也其或私仇未復思所逐之曰思未報思所榮
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
我将陟之直士抗言我将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
巧詞以悅士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
恟、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惑
焉政柄于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
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

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訾旅進旅退竊位而苟
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為文請
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李氏園亭記

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價其未旧矣雖
聖人示儉宮室孔卑而郊廟市朝不可闕已有百司之
局署六師之營壁侯門王第釋宇玄宮總而計之盖其
半矣非勲戚世家居无隙地設或有之則又牽于邸店
之利其能捨錐刀之末資耳目之娛者亦鮮矣故熙牧

經鉏堂校錄

牧隴西李侯与神德皇帝有布衣之旧在乾德開寶中
維利边郡時并汾未下屢有軍功銘于旂常此不煩述
候幼讀春秋故戰必尚計而不尚力晚好道術故處必
務寔而不務華居某坊之後第在大内之東南实繁會
之所也而能開一園構一亭竹樹花卉少而且備游賞
息讌迫而不勞其始也惠土地之不廣則倍價以市之
故善鄰歎其第病樹藝之不滋則厚利以誘之故老圃
效其力不議其物之貴賤不計乎時之有無又掘旧地
以及泉輦野土而表大費數十萬人不以為難与夫謀

衣食之源作子孫之計者遠矣洎侯之捐館也諸子尚
幼為季父納質于富家其取直四百萬將稔其利以奪
之 上聞而駭其事遽命出內府錢贖而還為君子
曰李侯之好義忘利也既如彼諸子之謹身節用也又
如此宜乎有是之光也吾見乎為公侯廣第宅連坊斷
曲日侵月占死而不已及乎墳土未乾則為子弟獄訟
之具者亦足悲也先是侯嘗牧于濟而予之故里也以
是知其政又同舍紫微郎畢公即侯之外姻也以是熟
其事己丑歲与子遊其園息其亭一則嘆曰館之喪一

經鉅堂校錄

則思甘棠之政因目其亭之中央者曰克家取象于易
也謂之東南者曰肯構徵義于書也又總述其始終之
狀為李氏園亭記其幽致嘉况則見于群公之詩什大
宋淳化元年九月日記

濟州衆等寺新脩大殿碑并序

漢明以來像教熾于天下大都小邑暨名山勝境鮮不
建梵刹而聚錫流有以見大法之光揚末俗所歸仰也
按地志高平鉅野縣乃斯郡之旧封周廣順中始剖符
竹命二千名以治之未改邑時粵有茲寺之額院宇弗

葦垣墉半頃待風雨避燥濕外則无觀焉是知地之與
瘠必因其時法之盛衰必有所主我先大師斯郡人也
世姓徐氏法名玄應師號衍正幼而聰悟長而博達始
落髮于嵩陽會善寺瑠璃院戒律既具精進自苦謂衆
生貪着我則演法以誘其俗謂佛性空寂我則修心以
行其道加以辯若泉湧捷如響答有道安之理論蘊支
道之神俊故當時釋種咸所景附開運中天子崇信佛
法廣延僧耆師以行望素高屢得召見于是簾前賜紫
我宋開國加號演正大師兼內外臨壇文章表白旌宿

經鉏堂校錄

德也建隆初爰自上國來歸故鄉仍補管内僧正師一
心住持戮力完葺且以斯郡地惟塗泥木不喬秀棟梁
椽楠出于西山由是往來京師市易材植雲委山積椽
川而東約費用殆數千緡積歲月凡二十稔勞筋苦骨
曾未知疲上自國王大臣之捨施下及一毛一飯之供
奉我先師藉錄之悉冬裘夏葛盍食盤蔬之外未始輕
擲非積勤累儉則曷能奮獨力而成勝緣者邪先是無
鐘以警昏旭乃範金以鳴之茲樓既成茲殿將構天不
憇遺師之云亡徒弟五人今院主大德無相克荷先願

用伸孝思雖居哀苦之中詎廢經營之力因垂成之績
竭肯構之心既成厥功思誌其美以某邑人也辱与先
大師遊見記論撰申之以銘其辭曰
郡之厥初草創改邑寺雖有名殿寔未位我師之來志
有必葺寂滅有期天功未輯天道悔禍師門代及弟子
无相孺慕號立夕構朝宮歲据月拾資用益饒工徒允
輯紅樓霞舒紺殿山岌嶺楠棟梁龍蟠虬蟄丹雘螟塗
霜凝霧合是維莊嚴豈慮燦溼厥師經始因果如彼弟
子善嗣功名若此紀事勒銘永傳厥美

濟州龍泉寺脩山門記

古之官府通謂之寺故今九鄉之署其名尚有存者浮
圖民之教来自西國館于鴻臚斯得名之始也莊嚴宏
敞歷代增之得高其堂揭其鵝尾得大其戶軒如雉門
中心闕然盖兩現之遺制尔濟州龍泉寺者唐大曆四
年建于鄆州鉅野縣即春秋時西狩獲麟之地漢初
時彭越聚盜之所也東距任宿西接曹衛北走汶水南
極芒陽皆百餘里其中藪澤深茂民俗獷戾揭竿嘯聚
率以為常周廣順中魯侯以曲阜叛六師薄伐七星來

格思欲平荏蒲之盜啟符竹之封乃詔有司改邑為郡
緇徒蘭若從而興焉雖王者增修而日不暇給既而前
有毀儼像設也後有當倫說法也雖廊廡未具故已甲
子倪寺矣唯茲三門基而弗構蓋地苦洪水民死餘實
殆三十年編蓬而橫水矣開宝丙子歲功德主大德某
矢謨締構戮力經營聚喜捨之財節衣孟之費伐木輦
石鳩工庀徒凡五年而有成即以太平興國某年月日
遷化弟子某嗣而葺之丹青赭堊煥乎有光又立二金
剛以守焉望之巍、足為壯觀夫寺之有門若人之有

經鉏堂校錄

衣冠樹之有枝葉也不壯不麗民安仰哉某生于周長
子魯丹廢始末皆得而知舉進士時見託撰述游官靡
定于茲十年待罪商於始畢前願得以事寔總而書之
僧之耆宿郡之檀越暨租庸主向請書於石陰時淳化
三年某月日記

商州福壽寺天王殿碑

天王之名在三代時寔人君也故見於春秋載于禮文
秦兼三五之號王爵歸于人臣由是儒教死之內典有
之其神異威力異于佛經此不繁述今所序者廢興脩

建而已商州福壽寺天王殿者唐天祐三年所建也其
塑繪金碧皆當時良工今皆百年相好無減惟殿堂朽
蠹殆將不支先院王清弁世姓席氏房陵人也後唐天
成元年依寺僧戒賢出家長興初落髮尋受具戒于吳
元府王子寺清泰中維主寺事以太平興國四年遷化
凡四十年間建大殿立三門僧堂惟西僧庖惟左廊廡
環合亭臺洞啟樹珍果植名花佛寺之莊嚴釋門之儀
範靡不具矣然後墾山田造水磴嘉蔬有圃桑桑垂陰
茲所以備紺宇之繕完給緇徒之供養別建羅漢閣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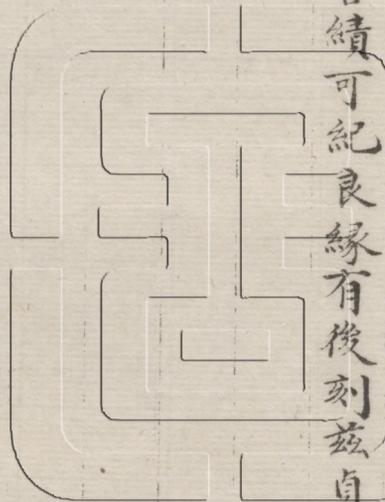
經道堂校錄

西偏頗極宏麗惟天王殿未暇故作蓋工用之大也臨
終謂弟子懷省曰吾始居茲寺屆兵亂之餘院宇圯毀
驅其豺虎剪其荆棘勤苦無怠庶几有成而商土瘠商
民貧衣食唯艱檀施且鮮我粗衣糲食往來竹山上庸
間得尺布斗粟負荷而歸積毫累銖以至百黃今僇工
雖示減有期心不滿者惟天王殿爾汝能嗣之我願已
畢矣懷省泣投付囑勗力經營始于庚辰成于辛卯伐
秦嶺徵工華陰宏壯瑰奇不可殫紀非先師之理命而
弟子之肯楫時能與於此乎初懷省之伐殿材也在深

山穷谷之中常時度水者以僻險不取咸謂虛弁其功
必不能致矣會天大雨滌水大作一夕吹積于山下乘
檀榱桶以類而聚若人力之所區別然而寺封尚遠河
流頓耗非復一雨不可至矣懷省乃晝夜環礼精心禱
之果有風雷吼駭山谷推蕩漂注集于郡南自非神功
陰助曷能若此之易也某左官商於見託謾述得以事
迹刻于貞石寺之原始曰記存焉銘曰

惟唐建都嶠南之右惟商為郡京輔之首山名免和寺
曰福壽有天王殿基於天祐載祀綿遠棟歌甍漏先師

理言弟子肯構事雖人謀材乃神授基聳林壑山燭靈
鷲画拱丹楹紅欄青甃上方古木南榮列岫梵宇增輝
睇容益茂善績可紀良緣有後刻茲貞石用光不朽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六

小畜集卷十六

